



革命文艺丛书

# 井冈山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革命文艺丛书(4)

# 井岡鴻雁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革命文艺丛书  
井 冈 鸿 雁  
本 社 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23

印张 3 1/2

字数 126 千

1973年3月第1版

197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0·3

定价：0.26元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|
| (131) 胡大婶     | 夏逢南     | 1  |
| (131) 解铃还是系铃人 | 南昌市 徐蕃秀 | 17 |
| (131) 禾河两岸    | 井冈山 肖鑫光 | 28 |
| (131) 百炼成钢    | 劳望      | 38 |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(131) 蛤蟆的秘密 | 湖口县 姚炳森 执笔 | 52 |
| (131) 井冈鸿雁  | 莲花县 彭霖山 刘丹 | 68 |

## 小 说

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胡大婶     | 夏逢南     | (1)  |
| 解铃还是系铃人 | 南昌市 徐蕃秀 | (17) |
| 禾河两岸    | 井冈山 肖鑫光 | (28) |
| 百炼成钢    | 劳望      | (38) |

## 故 事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|
| 蛤蟆的秘密 | 湖口县 姚炳森 执笔 | (52) |
| 井冈鸿雁  | 莲花县 彭霖山 刘丹 | (68) |

## 散 文

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|
| 哨兵   | 余干县 朱然球   | (80) |
| 炮声   | 永修县 晓敏 步一 | (86) |
| 青春闪光 | 绘宏        | (90) |

## 诗 歌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安源的早晨      | 萍乡市 陈良运   | (99)  |
| 铁厂冬夜(外一首)  | 新余钢铁厂 文化林 | (102) |
| 司锤师傅的腿     | 南昌市 胡细生   | (107) |
| 血铸的印章(外一首) | 郑伯权       | (110) |
| 多象当年老红军    | 遂川县 邱恒聪   | (114) |
| 姑嫂比犁(外一首)  | 余干县 曹锦桃   | (117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|
| 养鱼女.....              | 新建县 | 吕名城 (121) |
| 采药姑娘 .....            | 修水县 | 陈运和 (123) |
| 春燕飞在田野上 .....         | 九江县 | 于学荣 (125) |
| 月夜小哨兵 (儿童诗·外一首) ..... | 南昌市 | 孙海浪 (127) |

## 戏曲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喜相逢 (高安采茶戏) ..... | 高安县 | 漆薪传 刘洪元 执笔 (131)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
## 美术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|
| 乒坛新苗 (剪纸) .....    | 江苏省镇江市 | 韩伟 (封三) |
| (77) 袁善伯 市湖海 ..... | 人海湖海   | 袁善伯     |
| (83) 袁善伯 市湖海 ..... | 袁善伯    | 袁善伯     |
| (88) 袁善伯 .....     | 袁善伯    | 袁善伯     |

## 诗歌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(83) 袁善伯 市湖海 ..... | 袁善伯 | 袁善伯 |
| (88) 袁善伯 .....     | 袁善伯 | 袁善伯 |

## 小说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(88) 袁善伯 市湖海 ..... | 袁善伯 | 袁善伯 |
| (88) 袁善伯 .....     | 袁善伯 | 袁善伯 |
| (88) 袁善伯 .....     | 袁善伯 | 袁善伯 |

## 摄影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(88) 袁善伯 市湖海 ..... | 袁善伯 | 袁善伯 |
| (801) 袁善伯 .....    | 袁善伯 | 袁善伯 |
| (701) 袁善伯 .....    | 袁善伯 | 袁善伯 |
| (011) 袁善伯 .....    | 袁善伯 | 袁善伯 |
| (111) 袁善伯 .....    | 袁善伯 | 袁善伯 |
| (511) 袁善伯 .....    | 袁善伯 | 袁善伯 |

## 胡大婶

夏逢南

胡大婶当了大队的计划生育宣传员以后，可忙啦！她白天下地劳动，晚上还得挨家挨户上门宣传。她丈夫胡永喜本不乐意她忙这分差事，但是当着面又不便硬阻拦，只好耐着性子先顺着她，打算慢慢和她磨牙，以便让她回心转意。谁知没盼到那一天，就在大婶上任的第三天，登门告状的人一个接一个。

头一个是张大妈。张大妈年轻守寡，守个独子到二十二，本想今年就让他结婚，不料儿子听了晚婚的宣传以后，擅自决定把婚期推迟两三年。这可把张大妈气坏了，先是劝，后是吵，软的硬的都用上，就是没能把儿子说动心。张大妈见无计可施，便跑来找胡大婶评理。不巧大婶那天一清早就到公社开会去了，迎面却撞上了正准备出工的胡永喜。大妈一张嘴，话就象连珠炮似的飞了出来：“我说永喜，人都说你老实，你说句公道话，我就这么一个独子，尿一泡，尿一泡，好不容易把他拉大成人，找了你家那位表侄女作对象，指望今年就过门，做娘的也可省操这分心。可是我那小子年轻不懂事。这几天，外面宣传什么晚婚，他就着了迷，订好的婚事他偏要推迟，说什么晚两三年办也不迟。说得多么好听，晚两三年，谁能担保我能望到那一天。我上了年纪，很

难说，到时候两脚一伸，说走就走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也并不是说不要晚婚，政府的号召是要响应。但作宣传的人总要看看对象，孤儿寡妇，总得照顾照顾吧！还有，你胡家要是觉得这门亲事门不当，户不对，当初说亲的时候，就该把话说清楚，为什么偏要等到现在呢？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扯起衣角擦眼睛。

胡永喜被弄得傻了眼，眉头皱起个疙瘩，喉管里好象塞进了个核桃，想说什么又吐不出来。远处，有个马脸老头，叉着腿，依靠在墙角边，悠然自得地抽着纸烟，细细的烟圈从他一排排黄牙的嘴里吐了出来；近处，围拢了不少社员，他们看了不顺眼，就议论开了：

“大妈，你真偏心眼，晚婚的事是你家小子自己决定的，那能怪大婶？”

“十七、十八抱个娃，过去的老规矩，现在不作兴啦。你儿子要求晚婚，作得对嘛，你应该支持，怎么能拖他后腿？”

“这小子有长进，书没白读，道理懂得多，村里这些细娃要好好向他学习。”

自然，也还有个别替张大妈帮腔说情的。双方争了起来，一直争到队长吹起了出工的哨子，人群才开始散去。可是胡永喜心里，却抹了一层阴影。他似乎意识到，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不过是个前奏，“好戏”可能还在后头呢！

果然不出所料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第二个告状的人又找上来了。晚上收工，胡永喜在仓库门前收捡农具时，正巧碰上刚从水利工地回来的刘有福。这汉子脾气火爆，见面就把嗓门挑得老高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我说大嫂子这回是多管闲事，我生儿养女她也要管，法律上有那条规定？你说说看。”

胡永喜被问得发了慌，眼睛一眯，照例陪了个笑脸，说：“不会吧，我回去问问看。”

刘有福把眼睛一瞪：“问个屁，村里谁不晓得，说我孩子多，生活有困难，要计划生育。困难，又不吃你家的，共产党领导，孩子再多也饿不着。”

胡永喜点头陪情地说：“是，说得有理，你大嫂办事不周。嘿嘿，我代她向你陪礼，你老弟肚里可撑船，别一般见识，老记挂在心里。”

火碰到了水。刘有福眼看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就扫兴地走了。天渐渐暗下来，屋场上就剩下胡永喜一人，他没精打采地坐在地上抽闷烟。

正在这时，从仓库那边又伸出一张马脸，两只黄鼠狼眼睛一个劲地朝这边张望。噢，这家伙就是大清早在胡永喜门前看热闹的那人，名叫刘传声。

村里大前天召开社员大会，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，刘传声儿子儿媳也参加了，回来跟他一说，他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，暗想：共产党每次开会都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，怎么今晚忽然吃了素，念起晚婚、计划生育名词来了？他把这新名词揣在怀里，端过来，翻过去，足足思考了一天一夜，终于恍然大悟：“什么晚婚，计划生育，原来是想要我刘传声断种绝代；要那些贫下中农过舒服日子，怪不得姓胡的亲自披挂出马。”刘传声眼冒凶光嘴生烟，牙齿咬得咯咯响，差一点失声喊了出来：“你要我刘家少生仔，晚抱娃，我就偏要多养，小牛鬼蛇神养得愈多愈好，将来好翻你的天；那些穷小子们一家也养他七个八个，生活困难叫他们向队里要，再不行就申请政府救济，让他们穷得都喝西北风，那我刘传声睡着了都会哈哈笑醒。”

那晚，刘传声仿佛抬到了金元宝，比什么都快活。他沾了半斤酒，还特意叫家里人宰了一只老母鸡。酒肉一下肚，恶念就冒了上来，当晚就打发解放前跟他相好的媒婆去张大妈家串门。张大妈思想也没通，经不住这媒婆嚼舌播弄，第二天就吵吵闹闹找胡大婶，演出了大清早在胡永喜门口那场热闹“戏”。

刘传声见张大妈中计，岂肯就此罢休。下午，又在村口等候刘有福，刘有福一进村，他就跟在后面挤眉弄眼地说了一阵；当刘有福跟胡永喜嚷得正起劲的时候，他躲在角落里，情不自禁地暗暗发笑，一张咧开的鳊鱼嘴露出一排黄牙。刘有福一走，他就

挪开脚步，嘻皮笑脸地走过来，恭维地对胡永喜说：“嘻嘻，人说你老保管办事认真、积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天都黑了，还不回去吃饭休息，大嫂子在家等你发急哟。”

胡永喜抬起头，见地主刘传声，点头哈腰，那副阴阳怪气的面孔，真叫他恶心，就瞪了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刘传声举着手里的粪筐粪杓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，我来捡猪屎牛粪，白天没空，只好晚上出来捡。队里号召多积肥，多积肥方能多产棉多打粮，我举双手赞成。你看，我连鸡屎鸭屎，还有狗屎都捡起来。”说着，提起粪筐，在胡永喜面前摇晃。

胡永喜没有搭话，刘传声胆子壮了三分，粪筐一丢，紧挨着胡永喜蹲下，小眼珠朝四周溜转溜转地张望，低声说：“大老哥，跟谁怄气来着。我听说大嫂子在外头宣传什么晚婚计划生育得罪了人，人家都欺侮你老实，拿你来出气。唉，现在做工作难啦！不干，上头问罪吃不消；辛辛苦苦干嘛，群众意见又一大箩，真是两头为难，吃力不讨好。”

胡永喜一天碰上了两桩扫兴事，心里好不烦恼，偏偏又遇上了地主刘传声，死皮赖脸地跟他纠缠不休，就恼了火，旱烟筒一挥，大声喝道：“刘传声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还不快给我滚回去！”

二

刘传声讨个没趣，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。可胡永喜心头却还是一团乱麻。

怨张大妈么？不能，望子早生娃，做父母的那个没这个念头。再说人家小子早满二十，以往村里这个年龄结婚的也不少。什么早婚晚婚，依我看，按老规矩办事就合理合法，人家张大妈没有错呀。

胡永喜考虑来考虑去，越发觉得老伴瞎操了这份心。要是自

家小子，你就是让他三十再结婚，我也不会有什么意见，现在是人家张大妈家的事，也用得着你去管。

怪刘有福么？也不能。俗话说：“子孙满堂，多子多福。”多少年的老思想，你能一下子就改掉？实在有些自不量力。何况刘有福一不吃你的，二不穿你的，说人家孩子多，生活困难，集体那不会照顾，用得着你去操这份心？

胡永喜琢磨来琢磨去，总认为老伴是狗咬耗子——多管闲事。要是自家的事，关起门好商量。想当初，你生了桂兰，你说一个儿子两个女，够啦，再生倒真要变成养娃婆，大人受累，孩子吃苦，一天到晚忙屎尿。这么大的事，后来我还不是依了你。唉，现在管得好，刘有福家这个事，看你如何来收拾？

永喜这个人，老实得没话说，从来不跟人家吵架拌嘴，连四、五岁的细娃也喜欢和他逗着耍。他虽然五十出头，但身子骨还硬梆得很。做起活来，却不象待人那样软绵绵，而是埋头苦干，真象头老黄牛。这人就是有个缺点，说话留半分，逢人让三分，生怕招风惹祸，落瓣树叶也怕打破头。老伴责怪他懦弱没有原则；社员笑他是属羊的。因他是农具保管，故送了他一个绰号，叫做“绵羊保管”。

胡永喜觉得自己当这个农具保管是生米煮成了熟饭，推不掉了，幸好自己脾气好，手脚勤快，这几年总算照应过来了。而老伴搞这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却不同，要整日跟人打交道，那还有不得罪人的。永喜想来想去，觉得现在要是听他的劝告，偃旗息鼓，还为时不晚，反正上任才不久，她不干这工作谁还能有意见？就是退一步说，是上头安排的，推卸不了，挂个空名也就算了，犯得着这么认真？何况公社有保健员，队里有妇女主任。就数她最能，要她去出头、抢先？

不过老伴的脾气，他是知道的，她要是认定了的事，你就是用三头牛牯也难拉她回头。她不回心转意又怎么办呢？眼下她上任才三天，便招惹来是非。往后日子长得很，叫人怎能过得安生哪！

胡永喜坐在仓库的石阶上想发了呆，心头被忧愁压得透不过气来，眼睛也仿佛蒙上了一层迷雾。他真后悔过去太迁就了老伴。这一回呀，可一定要坚持到底，再也不能让步了。

看样子，胡永喜是下了决心。正当他拿定主意准备回家找老伴说理时，忽然，月光下走过来一个人，近看，正是他老伴。胡永喜一愣，先前想好了的话一句也没说出来。

### 三

胡永喜老伴，五十挂零，可一点也不显老。你看她，发不白，齿不落，一双饱经风霜的大眼，犀利有神。她下穿青布裤，上着蓝布褂，脑后挽个大发髻，裤管卷到了膝盖边。白天，她到公社汇报工作，太阳西斜才往回走。没进村，有人就一五一十地把当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，并说村里出了谣言……，大婶把听到的这些话暗暗地记在心里。她回到家，女儿桂兰已将饭菜端上了桌，母女俩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老头子的面。问隔壁王婆婆，说没见回来；大婶又叫桂兰到队长那里打听，队长回话说：“今晚



没事，队里不开会。”奇怪，他究竟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大婶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事，一思忖，心里就有了几成底。吃罢饭，大婶关照桂兰把吃剩的饭菜拿到灶间去热热便出了门。

屋外，夜阑人静。路旁一排排细垂柳，随着微微夜风正悠然地摇曳；圆月已上了屋檐，清光，洒在地上，宛如一层白霜。

人常说，夫妻越老越相亲。可是大婶和永喜这对三十年的老夫妻，却越老越爱闹摩擦。说大婶不和永喜相好，这倒不是。大婶疼他为人憨厚，做事踏实，瞧他每天起早摸黑地苦干、实干，大婶心里说不出的甜蜜蜜、热呼呼。可是，随着革命一天天深入，他们之间的思想，又常常会产生一段距离，这样免不了会引起一些摩擦，所以大婶又气他、恼他，真是恨铁不成钢呀！

胡大婶披着月光，边走边想，不知不觉地走到仓库门前，定睛一看，石阶上坐着的那人不正是自己的丈夫胡永喜么？大婶左瞧瞧右看看，又好气又好笑，拿起永喜放在地上的一件单褂替他披上，说：“死老头子，还不跟我回去，象野猫子一样，也不怕人笑话。我看你呀，真是越老越不懂事，连十来岁的细娃也不如，芝麻豆子大一点气，就把你灌饱啦！饭也不吃？”

胡永喜也不甘示弱，鼻子一哼：“我糊涂，你精明，精明得家里都给你闹翻了天。你又不是姑娘大嫂子，东家串门西家逛，整天就看你在外面瞎忙，忙得意见一大箩！”

大婶说：“意见怕啥！有错就改呗！我还怕听不到意见呢。”

胡永喜没有回话，他跟在老伴后面。老两口一前一后，走到家门口，大婶转过身来说：“饭菜都在锅里热着，你回去吃，我还有点事，回头再和你慢慢细谈。”

永喜思索了片刻，眉头微微一蹙，不满地说：“慢慢细谈？不行，这次非得把话说清楚，我没许多功夫替你去陪礼道歉。”

“没做亏心事，陪什么礼，道什么歉！”

“我没闲去管那么多，你有本事你去对张大妈、刘有福说去，反正这次我是不能再依你了。”

“不管依谁，总得有个原则吧！”

“原则就是收场，你说话不方便的话，我厚着脸皮替你去说。”

“收场？亏你说得出口。党的工作，群众的要求，你一古脑都抛在脑后啦。”大婶的脸色刷地一下全变了，心里就象掉进了一块石头，又沉重又难受。她想，丈夫这股犟劲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再也不象以往那样糯米团子软绵绵。是他思想不通，怕得罪人？好象又不完全是这样；是有人在一边吹了阴风，他就轻信了？大婶心里顿时涌上了这团疑云。

永喜看了老伴这副表情，先是有些发慌，后悔话说过重了，耽心她接受不了，但继而一想，话迟早总是要说的，说重了，她不正可以考虑考虑？这样一想，心里又觉得很舒坦。

沉默了一会，还是胡永喜先开了口：“听得进，听不进，全由你；我是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日后出了乱子，可别怨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。”说罢，低着头，摇着脑袋进了屋。

胡大婶望着丈夫的背影，心头却似一壶煮沸的开水，滚滚腾腾。她回忆起这些天来，村里有多少眼睛在注视着她。有人积极支持；也有人抱有怀疑，耽心她这个模范接生员的荣誉要丢了；更有象刘传声这号人，这几天表现有些异样，比平常更殷勤，笑的时候也更放肆。他那两只黄鼠狼眼睛，那满嘴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齿，都仿佛流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神色。少数群众对计划生育、晚婚一时思想不通，这是难免的事，可是刘传声表现不同寻常。自己出去才一天，村里就接连发生了事情，莫不是有人在暗中挑唆，故意把水搅混？这些情况和刘传声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胡大婶想到了眼前出现的一连串问题；同时，更想到了公社书记今天对她说过的一席话：“大嫂，这并非一般工作，而是一场移风易俗的战斗。可能会遇到习惯势力的阻挠，阶级敌人的破坏。困难一定不少，要宣传党的政策，紧紧地依靠群众。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，还有什么能比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更为光荣更为崇高的呢？”胡大婶想到这一切，只觉得有一股暖流冲上胸口，眼睛也似两颗明珠，在闪闪发光。在胡大婶眼前，即便是有千道

河，万道汉，她也一定会想法子闯过去。

这晚，胡大婶没有回家。她串了两户人家，头一户便是刘有福。

刘有福这时气还没消呢。下午，他对胡永喜发了一顿脾气，回到家里向老婆一打听，才知道老婆也是拿的那个主意，又把老婆也凶了一顿。两口子又吵又闹，连晚饭也顾不得吃。胡大婶进来的这会儿，两口子正在赌气。刘有福叼着烟筒，大口大口地猛抽。他老婆抱着吃奶的孩子，坐在一旁暗暗抽泣。两个细娃见着大婶，一个牵手，一个抱腿，亲热地嚷着：“大妈！大妈！我肚子饿。”大婶纳闷，问有福老婆。有福老婆把嘴一翘，生气地说：“问他去，我管不了啦！”大婶说：“这我得批评你，大人吵嘴斗气，总得有个分寸，吵了嘴不做饭，让孩子饿着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”大婶领孩子到厨房看看，锅是冷的，灶里连一点火星都没有，幸好还有一些剩饭，就点火热热，刚好够孩子们吃一餐。饭后，有福老婆和孩子们都去睡了。大婶便拿了一条板凳，和有福面对面地坐着，眼睛里闪着亲切的光，说：“有福，我得说你几句不是，你跟老婆发脾气，这不应该，四个孩子够她累的，还要抽空下地劳动，你仔细想想，你这个态度对不对？”

刘有福气哼哼地说：“态度不好，我就是这个性子，可是她，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，一人自作主张。”

大婶说：“你不在家，她到什么地方找你去，现在你回来了，事情不正可以商量解决嘛。”

有福自知理亏，便把脸脖子一扭：“没什么商量的，反正我不同意。”

老婆在屋里开了腔：“大嫂子，跟她说，还不如跟庙里菩萨说。依我说，干脆各走各的路，各管各的事，免得白操心。”

“随你的便，你拿这话能吓倒我？”

两口子又顶撞起来。胡大婶见这般情况，额上泛起了一条条细皱纹，声音也很低沉：“都是三十五六岁的人啦，还说那样的气话。”她把凳子朝前挪挪，继续说：“有福，我问你，你刚才说计划生育你不同意，你说说理由看？”

刘有福把烟锅一搯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这是我自己的事，谁都管不了，我高兴生多少就生多少。”

大婶说：“不对，生育不计划，那是旧社会的旧风俗；我们现在就要移风易俗，做到有计划地发展。否则的话，便会让盲目增长的人口拖了我们的后腿，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，也影响了社员生活的提高。你说这样的大事，我们贫下中农能不管不带头吗？”

刘有福还是不服气，说：“人家六、七个娃都不嫌多，我跟他们比还差得远，我想不通。再说‘子孙满堂，多子多福’，谁还不都是这样想的。”

大婶沉思了一会，严肃地说：“生育要计划，道理很简单。就拿你家来说，你结婚那年，那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日子过得多甜，盖了瓦屋，还添了新床新柜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墙上挂的那只自鸣钟，还是我在省里开会给你捎来的。那时，你家里还是村里扫盲积极分子。可是以后呢？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生，她只顾带孩子，忙家务，村里的工作，那有时间去过问，偶然开个会，孩子一哭一闹，也只好回家算啦。集体生产，虽然一年比一年发展，可你家生活还不如那时宽裕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你不要认为我向你宣传计划生育是跟你过不去。别听外面传的那一套，那些乌七八糟的话，可不是我们贫下中农说的。至于说到‘子孙满堂，多子多福’，那是旧思想，是骗人的鬼话，你就相信了？解放前，你父亲养你们兄弟五个，照理总该多福罗！但‘福’在那里？死的时候，穷得连副棺材板都买不起，还不是破席子一卷了事。”

大婶的话刺痛了有福的心。他的心象被一只无形的手揪住了似的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二十多年前的伤心事，顿时又涌上



心头：父亲死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棺材，停放了三天还没安葬。他大哥领着他们兄弟到地主刘传声家借债。狗地主不但分文不借，反而把他们奚落了一顿：“兄弟五个，连副棺材都赚不到，还有脸来见我，丧门败俗，丢尽了刘家的脸。哼，丢到山沟里喂野狗算啦，穷老头子还有福气睡棺材？”

在刘有福的记忆中，这事已逐渐变得淡薄模糊了，今晚经大婶一点燃，仇恨的火焰，复又在他心中燃烧起来。

胡大婶苦口婆心地和刘有福谈了半夜的心里话，把刘有福说得象泄了气的皮球，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究竟他心里是同意还是没有同意呢？他却始终没有开口。大婶也不急于求成，想一个晚上便让人家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，可没有那么容易。

胡大婶从刘有福家出来，并没有回家，又到张大妈家里。张大妈早已睡了，只见大门紧闭。大婶上去叩门，没有动静，又叩了一下，老半天，才听到里面传出一句话：“谁呀？”

“是我，大嫂子，听说你白天找我有事，这会我上门来了。”

“唉，还有什么说头，公鸡都快啼了，有话明天说吧！”

“我的脾气你知道，我是有话不说憋得慌。你今晚不开门，我就在你家门口候通宵。”

张大妈没法，慢腾腾地出来开门。两人进屋，大婶依旧让张大妈躺在床上，自己坐在床沿边。张大妈一张嘴，照例又是诉苦又是责怪，不过，这会可没清早那样气势汹汹，也没放开嗓门干哭，只是唉声叹气。

胡大婶耐心地听她说完，亲切地说：“你家孩子刚满二十二，你就想让他结婚生娃，我那小子今年都快二十六啦，我还不打算马上给他提亲哩。我们要把眼光放远点，多为孩子想想。他们还是长身体求进步的时候，让他们在外面多锻炼几年有什么不好，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往家庭小圈子里拉？现在提倡晚婚，你儿子带了头，在村里影响很大。当然，象你是有些具体困难，大伙都清楚，队里也不会甩手不管，我能帮你解决的，我一定尽力。”

两人一直谈到公鸡报晓才同铺安睡。这一晚，大妈心头的疑团的确解除了不少，可是开了支票还没有兑现，心里还有些将信将疑。心想：“你胡大婶是村里知名的说一不二的人，这一回，我倒是要考考你，看你究竟是放空炮还是说话算数？”